

單靠國家補不起社會安全網的破洞

作者：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助理教授 陳嘉新
(資料來源：看見北縣康 第 131-132 期 Page2 of 16)

隨機殺人事件，一夕之間讓存在於電影、小說中的殘暴變成了日常生活中的現實，民眾對暴力逼近的恐懼引發龐大的憤怒與哀慟。於是盡力標誌與監控「潛在犯罪者」似乎成了我們面對恐懼唯一的出路。但當各類「危險」人物逐一被政府盯上或介入，很多人也擔心自己會不會成為下一個「搖搖哥」。

但其實，只仰賴國家的社會安全網，不可能撐起在這張網上的每一個人。

即將上任總統的蔡英文女士在臉書上發表了給小燈泡母親的一封信，信中提到目前的「社會安全網」有很多破洞，她說「我會用盡全力，把這些洞補起來」。

而這幾天，不管中央或地方，各類與社會安全相關的機構都被動員起來，努力地補洞。主管精神衛生的衛福部心口司表示，考慮放寬藥酒癮與自殺者的強制就醫規定；台北市政府則以行動直接回應，把平常徘徊在政大附近的「搖搖哥」強制送醫。

在這個時刻，我們可能必須重新思考，「社會安全網」的意義與侷限到底是什麼？

要求醫療承載社會安全責任 恐徒勞無功

目前討論的社會安全網含義眾多，包括社會福利、失業扶助、醫療保險、精神衛生等不同業務，有時候也加上教育公平、治安維護等功能。如果順著這個「網」的比喻，這些項目就分別是這網上的節點。所謂「把這個洞補起來」，一則是加強既有業務單位的聯繫，讓網目細密；二則是把既有節點的涵蓋範圍加大去彌補當中的空缺。

現在看到的補洞作法，屬於第二種，擴大既有節點的業務涵蓋範圍，去收治原本可能不用入院的個案。也就是所謂放寬強制治療標準，讓被標誌為「危險人物」的個體，都被送到某個機構中，降低危險性或至少被隔離。而被賦予這個工作的機構，主要是精神醫療單位。

但以「社會控制」為核心的做法有個問題：醫療的核心思維是「治療身心疾病、減少病患苦痛」，與目前社會安全網被期待的目的並不相同。

把人推進醫療體系，或許能改善當事人精神症狀，但不必然保證未來社會的安全。相反的，卻可能因過大的業務量癱瘓了現有體制的因應能力，例如。把現有健保體制下並不給付或不必然需要住院的藥、酒癮治療強加在已相當沉重的住院病人照護上。

而且，不管是擴張強制送醫與治療，都可能造成人權危害與相應成本增加。現行的強制治療制度雖然尚有爭議（例如強制鑑定與治療這種限制人身自由的宣告是否應由法院而非現行的審查會為之），貿然鬆綁卻可能弊多於利。

最後的結果，恐怕是大家白忙一場，甚至是傷痕累累卻一無所獲。

社會安全網的目的是扶持每一個有差異的個人

社會安全網的每個節點其實都有其業務的核心思想與行動準則，這些思想與行動不必然能貼切互補。也因此，這些節點所構成的網目勢必有所疏漏，總有些無法被歸類的個人會在「破洞」中墜落。

舉例來說，如果醫療判斷某些人的藥、酒癮或行為問題目前不需要住院進行治療，或者就算住院治療也遲早有出院的一天；但在沒有任何犯罪行為的情況下，警察也沒有權力去限制他們的自由。這些人可能無法穩定工作，也許也不夠格領取社會補助，或者沒有名目可以加以社工列管。他們注定就不可能在現行的社會安全網中現身而被「接住」。

就算我們擴大了現有機構的照顧範圍而涵蓋了他們，但是社會安全網的目的就只是「接住」這些人嗎？

我想「社會安全網」並不是要傳達一種單一價值，把所有的人都變成一個「安全的個人」：「有工作、有收入、心理健康、身體狀態良好」，彷彿這樣就會得到一個「安全的社會」。

社會安全網應該是以社會多元文化為基礎，著眼於扶植每個成員（不管他/她是否「安全」）不同處境下的能力，讓所有人在不同的狀態中都可以得到相對的支持，並且試著找到一個安身立命的位子。（以搖搖哥的例子來說，可能這個位子的具體呈現就是政大的側門，結果我們現在把他送到醫院去）。

換句話說，與其努力編織一張縫隙更小、更密不透風的社會「安全」網，或許更貼切的比喻是：讓所謂的網子變成一張「支撐墊」，讓那些在現有體制中掉出來的人，能被安穩地支持著。這也是本來安全網應該有的功能：支持而非監控，扶助而非管理。

與其期待政府全面監控，不如讓社區長出支持力量

更大的問題是，社會安全網如果只被視為是國家發動的措施與作為，就不可能補足也不應該干預那些可能更落實在社區與私人領域的安全感。否則，我們可能無意間促成了極權化的政府。

該做的，也許是得在國家與家庭之間，創造出一些更多元的空間，使無法融入主流社會的人仍然能在其中找到人際的連結與成就感。

現代社會中，社區連結愈來愈薄弱，過去靠鄰里互助的支持體系已逐漸式微，政府除了將國家體系的資源好好地重新分配以外，也得思考如何強化、修補市民社會的支持體系，像是鼓勵社區內形成自發性的關懷互助團體。

此次事發後，不少人譴責嫌犯家屬，但以前的精神科臨床經驗告訴我，這種麻煩人物背後，往往都有複雜的家庭動力與百般難為的家屬。很多時候並非他們不努力，而是他們不知如何努力，或者缺乏一起努力的友伴。譴責他們或許讓我們好受，但是只會讓他們更難受，因為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在所居住的社區環境中勢必更為孤立。

在這種情況下，政府的立場並不需要權充這些社區原本的角色，而是提供足夠的資源以補強並滋養這類社區型自發性的人際、情感支持體系。這不僅是為面對社區可能的安全問題，也是面對高齡化社會必須建立的基礎。

發展以照顧、情感支持為核心的新社區營造

例如未來面對老人獨自生活、生病、自殺、行動不便等問題，我們也不可能全數以機構化方式解決，最後還是得動員社區力量因應。過去國內有過社區營造活動，當中頗多是以文化認同為核心，目前也逐漸出現以社區為基礎的長期照護模式。

未來我們還需要推動更多以身心健康為導向的新社造活動。例如，我居住的社區，近日來有鑑於社區內老人比例漸多，午餐進食成為一大問題。在里長協助奔走下，試圖以代

煮共食方式解決老人的中餐問題。

另外，這種社區內建立連結的活動也應落實到教育體制中，讓年輕學子的精力與時間集中到在地的社區活動，去實質關懷身邊的人。有助於形塑他們的社區感與互助意願。

對立會隨時間褪去 但對話必須持續

這次的殘暴殺人事件必然會引起社會民眾的強烈情緒反應。但只要媒體約束一些，不要過度報導，我想過了一段時間，大家還是會慢慢平復過來，感覺社會現況沒有那麼可怕。

但政府與立法者也要格外冷靜，不應該在此時交出一些急救章的方案。較理想的方式是先與人民說清楚對這個事件的因應方針與施政價值，給出一個公布具體措施的時限，同時則邀集更多關心這件事的社會大眾一同來對話、討論。而公眾則可以在平息情緒的過程中，重新思考如何監督政府，如何組織自身。

很多傷痛儘管會過去，但不必然會修復。要能真正修復我們的傷痛，就要在恐懼與憤怒之餘，一起思考如何和那些跟我們不同的人共同生活，不管他們是多麼令人厭惡與驚恐。